

作家频道

码字匠的年景

有人说，城市化的结果就是“年味儿”淡了。你看，超市都是大型连锁、高度专业化管理，不会像以前的小商店那样因过年而关门放假，囤年货变得不必要；而气势恢宏的高楼大厦，与接地气的春联儿、灯笼也是天然的气质不兼容。还有，熊孩子们所习惯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及观念，与过年所倡导的家庭、团圆产生了隔阂。以往亲戚间最平常不过的亲密话题——婚嫁、生育、经济状况，与熊孩子珍视的隐私、自由、尊重，形成了冲突。

我细问过几个熊孩子的感受。他们说，作为生活日渐原子化的现代人，一方面面对过年这场集体制造的“嗨”心存抵触，一方面也确实需要逃离高压工作与内卷生活，躲进这场全国庆典，按下一年的暂停键，自省、展望、辞旧迎新……总之，真分裂啊！

不瞒你说，这几年，我的年景都是在写小说中度过的。作为一枚苦哈哈的码字匠，我至少在文字里还原与重建了那些至尊时刻——

《后海》里有这样一段：兄弟二人忽生相依为命之感。这感觉，到了除夕尤为强烈。除夕大早，二人出门，给父母和大元上坟，拔草添土，请回家。路上铺着白霜，好像昨夜被人细细地撒过盐。那些大烟囱都静默了，在高处挂几朵愁云，似也积着泪。下午包饺子，小季打下手。谷子包得不好看，馅料却讲究，猪肉白菜木耳和韭菜虾仁鸡蛋，荤素齐全，就像冯母在世时那样。天黑前，放两挂“小钢炮”，摆供上香。兄弟二人端起酒杯。谷子祝小季心想事成，小季要谷子早日给他找个嫂子。谷子一怔，随即点头称是。二人一起守岁。炉火上烤着花生和栗子，毕剥作响。谷子沏了壶茉莉花茶，并嘲笑自己老了，以前这可是父亲的专利。

《满载的故事》里有这样一段：胡家林有一道菜叫“看鱼”，就是守着整条或清蒸或油泼的鱼，客不吃，只看，以体恤主人的良苦用心。那个年代，谁会真正吃掉一条好鱼呢，好鱼是要拿去卖钱的。一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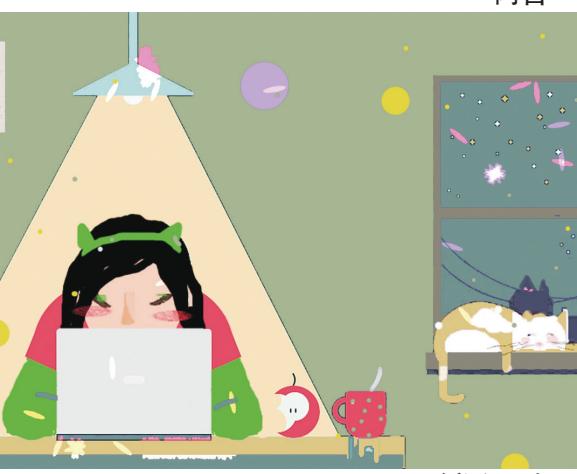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阿占

看过，端下，窗外的大缸里冷冻着。第二轮客人来了，取出，加热，上桌，继续看。过了正月，好鱼变成深酱色，因回锅的次数太多，鱼骨已完全酥烂。正月十六，月光清冽，人间雪白。新蒸的海菜窝头，让草泥房里充盈着腾腾香气，“看鱼”也重新加了热，煤油灯比平日都亮，李寡妇的身影在墙上晃动，忽然变得硕大无比。在那同时，棚顶上的蛀虫正咀嚼着草秆和木头，白色粉末像毛毛雨一样，静静地落下来。

《孤岛和春天》里有这样一段：除夕夜，饺子馆还是没休息。二十年的习惯，老迷改不了，也不想改。丑妻挂上红灯笼，给异乡人留一份温情，留一种可能，来这里，可以吃上年关的饺子，甚至得到陌生人的祝福。老迷年年奉送两款小凉菜，烧豆腐，炝油菜，都是热菜冷吃的办法，来者有份，来年多福也发财，图个口彩儿先。这个除夕，又添了风干鸡，说是压压惊，算上鱼饺子，大吉大利，年年有鱼，齐活了。

……

其实，任谁在“年景”面前，都是时光的旅行者，只管埋头赶路吧，祝你龙马精神。



人生印记

贴年红

崔启昌

年底，连刮整天的西北风终于在傍晚掌灯时消停下来。不过，天没放晴，云低沉着，像是要落雪。

果然，雪悄无声息地洒了一夜，村子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。西屋杨叔大早敞门，执一柄新扎的竹扫帚一路清扫到我家门口：大侄子，雪住了，我打好糨子，帮着贴年红哩！

过晌，院落里外贴好的年红与晃眼的白雪互映着格外好看，杨叔望着这番景光心里恣得不行……

四十年前腊月根儿上的这一幕一直刻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当年，我还是读初中的学生。如今，我已两鬓染霜，而杨叔只留音容笑貌在我的记忆里了。

贴年红是庄户人家年底非忙不可的营生。杨叔跟别人一样，对此看得很重。早年，还没进腊月，杨叔碰到我就说：“侄子，等年根儿上，还得帮我贴年红。”每每我都点头答应。见我点头后，杨叔总爱掏出烟袋摁满烟面子点火猛吸，香喷喷、辣乎乎的烟雾飘开时，他笑着夸我贴年红仔细，贴得格外好看。还说，年年正月来家里串门的亲戚、邻居看了都夸好。

杨叔家家口多，房子比我家多两间，院落里还有羊栏、猪圈、兔舍、鸡棚、烤烟房，还挨排着安有四口水泥粮缸、两个又粗又高的粮食囤子，西院墙外还有两间牛棚。年红包括的东西多，除了门对，还有福贴、炕头贴、棚圈贴、年画、窗花啥的，一揽子贴板正了，得花一两个钟点。不过，我每年帮杨叔贴年红都很用心，该贴的地方都贴，哪个地方该贴啥就贴啥，要不，杨叔怎么老夸我呢！

我贴年红时，杨叔当帮手。他老早在锅里打好糨子，再舀到瓷盆里，在哪里刷糨子，刷多少糨子，他拿着锃新的饭帚听我调遣。等我贴上对应的年红后，杨叔用全新的簪帚将年红自上而下、自左而右扫平，压实。每回贴好一处，他都后退几步细端详，继而竖起大拇指说：“好！很端正，挺好看。”

我当兵那年离家走的时候是冬月底，心里光激动了，忘了年底杨叔家贴年红的事。军营周边响起零星的炮仗响声时才记起来，遂给父亲写信，让父亲抽空帮杨叔忙活贴年红营生。父亲在外行医，是有心人，回信说，年根儿肯定帮他办得妥妥帖帖。

从部队退役后，我进城当了工人。不久，便和父母一起搬进城里住了。工作、生活节奏一年比一年快。不过，再怎么快，我都没搁下杨叔家贴年红的事。临近除夕，骑脚踏车，后来改开车，往返六十多里地专程回老家操持杨叔家贴年红营生。

杨叔很爱“好”，他不喜欢书店里卖的统一印制的年红，说集市摊子上现写的好。每年嘱咐我买的时候都这么说，而我也是听他的话专门抽工夫赶集帮他挑。买回后，再说给他听，给他解释年红的定义，以及年红中所包含的寓意。听了，就夸我上学多，知道事多，买的年红准差不了。

杨叔刚过九十岁走的，是个腊月天，风大格外冷，他家大门口挂的纸幡锃新，而贴在两扇门还有门框、门楣上的年红却早已褪净了颜色。我去付人情时，跨步门槛，心里陡然生出阵阵酸楚。

光阴荏苒，时光不再。如今过年我依然愿意回老家走走，其中一件事是给杨叔故居尚矗立着的院落大门贴年红。

杨叔一辈子勤劳，可是没念过书，杨婶也一样只字不识。两人因是近亲，子女虽进过校门，但也只是进过校门而已，年红上的字义都解不了。不幸接踵而至，杨叔过了耄耋之年后，家里人或因病、或因意外相继离他而去了。杨叔家的老宅子除门楼及门楼下的两扇大门矗立着，正屋，还有羊栏、猪圈、烤烟房早都墙倒顶塌，现今，空留一处屋框子在继续经受着岁月的蹂躏了。

回眸过往，我多么希望这个年根儿上，能再有机会在白雪映衬下，给杨叔家再贴一次年红呀！

城市秀场

拜年

王溱

拜年是春节的重头戏之一，是年味的象征，是人与人之间感情交流的最佳载体，更是亲情友情的最好体现。

给谁拜年不给谁拜年，先给谁拜，后给谁拜，既有学问，又是礼道，也是传统。

给长辈拜年，感恩又孝道。过去拜年都是一拜天地，二拜祖宗，三拜高堂。后来提倡新风，叩头、跪拜这些老做法不再讲究了，但大年初一先给长辈拜年这一顺序始终没有变。

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，在春节这个炎黄子孙最隆重的传统佳节里，越发显得突出。“正月之朔，是谓正旦，……洁祀祖祢，进酒降神毕……子妇曾孙各上椒柏酒于家长，称觞举寿，欣欣如也”。早在东汉时期，这种“规矩”就蔚然成风，社会不断发展，别的“习惯”可以“破旧立新”，唯独“敬老慈幼”牢不可破。

晚辈敬长辈是美德，也是孝心，更是感恩。含辛茹苦，无微不至，面命耳训，谆谆教诲，年轻人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长辈的呵护、关爱。正如歌中所唱：你雨中的花折伞，有人给你打，你委屈的泪水，有人给你擦，你身在他乡住，有人在牵挂，你露出笑容时，有人乐开花。

晚辈给长辈贺年，也是祝愿和祈盼。长辈的健康是晚辈的福气。春节是亲人团聚的日子，四面八方，无论人在何处，都要回家。家，有长辈才能称得上名副其实。俗话说，娘在，家在。失去了长辈，家的概念大打折扣。所以，祝福长辈健康长寿，是春节拜年的最大主题。叩首、跪拜、鞠躬、作揖、拥抱，问候，都一个心愿：长辈们幸福快乐、健康长寿，尽情享受晚年美好的生活。

给师长拜年，敬重又感念。尊师重道是千年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。“臣闻明王圣主，莫不尊师贵道。”从帝王到庶民，老师的地位从来都是“至高无上”。

父母给了生命，老师赋予了文化知识和做人的道理。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学校，离不开老师。老师对学生情同父母。许多人对老师的感情甚至胜

过亲人。

这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，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淡了，更多的是学识和技术上的交流和切磋，但年龄、资历、经历、阅历之别，依旧存在着“老少”差异。春节去给师长行一个致敬礼，道声新春吉祥，人与人会走得更亲近，相处得更密切。同时，那也是一种敬重，一种情意的表达，里面包含着满满的感激与崇敬。

给挚友拜年，温馨又长久。每年初一早上许多邻居家相互拜年。过年好！进门都是这句话，好像有些“俗”，但没人在意，反而觉得是一种温暖。拜年只是一种象征，远不远，近不近，亲不亲，心里自有杆秤。但是能走进家门贺年，起码说明关系不错。邻居之间一年到头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一个大院里“过日子”，都知根知底。然而过年彼此走一走，串一串，看上去很“形式”，很“套路”，但关系会无形中更上一层楼。约定俗成的礼遇是一种情感，就是靠你来我往建立的。这是一份情谊，也是已久的传统。陆容在《菽园杂记》中记载：“京师元旦日，上自朝官，下至庶人，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，谓之‘拜年’。”

拜年表面上看是相互“祝贺”，实际蕴含着多层次含义。单位的同事、往日的同学、朋友，自家的亲戚、老乡等等，平时里不一定联系很密切，但心里又时常挂念。春节是相互联系沟通的最佳时机和平台。即便有什么“误会”“过节”“不满”“疑惑”，一句祝福，统统烟消雾散。相逢一笑泯恩仇，化干戈为玉帛，相互拜年是这两句话最妥实的注脚和诠释。

春节那几天，处处是川流不息的拜年大军。你来我往，他去你来，真实、有温度、有气氛、有情感，电话、短信、微信，甚至视频统统代替不了。人是情感动物，感情要近距离接触才能擦出火花，得到进一步燃烧。友情也好、情谊也好，加固的桥梁和纽带少不了相互走动，春节恰好给人们提供了平实自然，却又“仪式感”隆重的平台。令人欣喜不已，又回味无穷。